



報告人：王鴻泰

## 「明史典籍研讀會」研讀史料

### 《太函集》，卷 28，〈王仲房傳〉與〈王母高氏墓志銘〉

n 余家食業已聞王仲房，比釋事歸，乃益相習。

王仲房者，吾郡中倣儻人也，父賈淮北納高氏姬，舉仲房於淮。仲房名寅，命曰淮孺少年，英氣勃勃，自負具文武才。時李獻吉居大梁，以著作傾當世士，而少林諸僧習兵杖，則扁罔最精，於是仲房馳一騎謁獻吉大梁，會獻吉留關中不至，居大梁一月，則之少林，扁罔遂以其術授仲房，什得五六。及還歙，補縣諸生，顧獨攻古文詞，不喜舉子業，時處士程自邑從獻吉受詩，詩名大起，仲房則以自邑由獻吉重其人易高，乃約客賦詩黃山白岳間，仲房為約長，郡中善詩者北面之。

太守余公入郡，蓋夙知仲房名，將授室仲房，遣其二子受業，仲房不欲也，謝曰：「母在，寅未能從公子游。」於是余公過仲房於家，遺之金，供母肉帛。部使者劉公行縣，試諸生詩，得仲房，乃大喜，引居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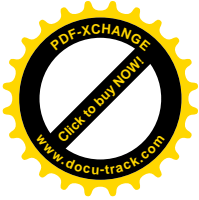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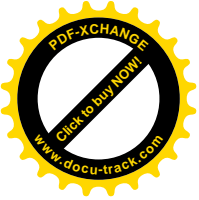


下。從劉公太平，太平守請以郡沒青山田餉仲房，凡數百畝，仲房不可。終不以諸生困故，受他縣人田，乃著〈別青山賦〉留舍中，竟拂衣去。劉公聞之自喜，曰：「存德奈何從海內得王生。」將言王生於朝，請得以布衣召用。會劉遷去，不果。聞督學使者黃公合試七郡諸生，則仲房舉首，且**超格授廩**，仲房固辭，黃公笑曰：「此何辭？他日洪毗上書，願得超貢如嘉靖初法，貢且及子。」會黃遷去，又不果聞。仲房歎曰：「人生駒隙耳！奈何以是儻然者受命造化乎？」乃**求異人**，冀得不死之藥，然卒無驗，而其家益貧。海陽令林君急仲房，屬邑中富人奉百金為壽。明日，仲房往謝，卻其金。令私語富人：「仲房義不受金，為之置烝嘗之田十畝。」其後仲房棄諸生籍，**周游吳楚閩越名山**，遠覽冥搜，不遺餘力，得當意，居旬月而後返，不問家。**所至則縉紳大夫爭致**仲房，惟恐不饒。而滁陽胡莊肅，中都劉晉初，廣陵朱子价，晉人喬景叔，齊人馮汝強、馮汝言，浙人蔡子木、徐子興、童元功、方禹績，蜀人毛元喜，相結甚驩。仲房獨出入諸沙門，不喜就館穀，即不自給，務傾身振人之窮。



中年喜談禪，習內典，嘗執弟子禮禮古峯禪師，長跪請曰：「寅往往遇異人無如師者，師將安之。」師曰：「吾徧游海內五岳者三，乃今將歷海外五岳而後出世。」仲房愈益嚮慕，因自號「十岳山人」云。及海上用岳，仲房客督府尚書胡公所，諸客率諂事督府，仲房以諤諤獨聞，督府多疏節，又不納仲房言，竟以敗。

仲房西入歙，家猶故貧。就里中營佛子軒，好佛愈甚。會隣省賊起數，窺近關。仲房客項氏家，卒聞警，諸項皆走匿，不者箕踞自如。仲房誓之曰：「即賊乘夜至，公家為墟，第聚族為先聲，毋自及也。」賊知有備，乃引去。頃之，賊復起，土人匿不以聞，仲房馳書告有司，屬郡從事，縣簿二人部民兵往，賊且近，按兵不行，仲房入軍中，讓曰：「公等不扼賊於險，逗遛里中，脫賊踰嶺長驅，是以險予敵也，他日簿責公等，其將何辭？第勒兵鼓行，賊且望風卻矣。」從事簿皆曰：「善！」乃乘連嶺，賊聞之，卻如仲房言。會浙兵追賊及之，遂殲盡。里人語曰：「山人故喜子房畫策，乃字仲房使，果在行間，於緩急何有？」仲



房笑曰：「非吾事也，吾逃儒入老，逃老入禪，乃今無所逃矣。」汪道昆曰：「人言仲房才高獨達，巷黨人猶有遺論，夫名者，實之實也，有道者逃焉。古人不得志，則龍蛇無用名矣，世鮮知仲房者，顧獨知仲房詩，仲房嘗言知我者希，則我者貴，由是則可以成名，而有不屑也。」（集部，總集類，明文海，卷三百九十六，欽定四庫全書明文海卷三百九十六餘姚黃宗羲編傳十文苑三，汪道昆撰，《太函集》，卷 28，〈王仲房傳〉，頁 606-8）

n 高舍人家京師，世受錦衣千戶。舍人獨任俠，游諸中貴人，乃從中貴人貸萬金，出賈淮上，其任俠愈甚，時時捐金，急人之窮，坐客盈庭，日置高會，列歌舞。金且盡，負氣自如。則之廬，習賈人，王次公長者。聞次公將有卜也，舍人請曰：「僕有息女願歸次公，次公避席曰：「蒼幸得從公游，何敢娶翁之女。」既而母歸次公所，踰年而生仲房，居六年，廬寇至，次公趣還歛，挾母子行，家丈人讓次公：「先後嫡子長矣，如之何其以賈昏也，不告謂何？」頃之，仲房



引母左裾，母拜堂下，家丈人變色，而喜相勞曰：「我昔夢女丈夫紹介來謁，左帶劍，其光陸離介者。奉劍以先，必此兒也。」家丈人而老，臥起必童僕俱。母謂次公，僮僕孰如子婦，遂躬治求閣，必甘舅者上之，卻立坐隅，俟舅虛口乃退。次公聞寇退，將復之廬。母請留子舍中，終事舅。丈人不可，則謂次公：「孺子寅有貴徵，吾門待孺子而大，若第以孺子往，蚤教之。且諸婦諸孫婦在焉。安得留孺子母。」既母自請不得命，泣下霑襟。丈人亦掩泣曰：「五月之養，吾知新婦良，願假須臾，庶幾猶及反面，行矣。」仲房稍長，治博士家言。業既通，則以為不足治也，每對案輒廢書歎曰：「男兒負七尺軀，百年一瞬耳。我求古昔，上之為韓眾，為王喬，僊僊乎天行矣。次則為驃姚，為定遠，威行沙漠萬里外，不亦飛將軍乎。又次則應詔稱詩，為李供奉，被酒入大內，立奏若干言，據床命力士，奴隸之，蓋翩翩然佳士也。凡此何不可者，何至屈首敝吻，沾沾糟粕為哉！」日走馬出廬東門，從諸少年角射，下馬席周公瑾墓，酌酒和歌。母以為不羈，亟請次公遣歸就學，尋補縣諸生籍，諸



生爭自下。

仲房每為期會諸生，母為治具。脫不給，往往出鄰家。

仲房即在諸生，其稱詩常什九。又以其私召方士，求

刀圭，既數困有司，母怏怏。癸卯又困，母恚而叱曰：

「若薄舉子業，為名高，彼其與計偕者何業耶！曾何

負若，若自託于李供奉，寧能待開元遇合時乎！若外

王父故五陵豪，坐中廢，而母至此方日夜望若蚤貴，

幸為而外王父若而母一洗之，若三十無聞，吁嗟嗟已

矣，若縱忘而外王父若而母，寧忘而王父夢徵之言，

乃今猶守葦門大無日矣。」次公從容語曰：「孺子即

不利聲名，隱隱起南州，何責之苛也。」母怫然曰：

「虛名何益，雖考金石難與樂饑，而父當季年，而諸

兄子皆碌碌，有如一且困莖，而將徹妻孥之給以糊其

口邪？自我而失諸侯，非夫也。他日何面目見而王父

地下。」其後次公即世，仲房猶故貧所部，部使者、

郡大夫、列邑長吏爭致仲房，引為上客，母居常嘆惜，

不啻嚴君。（《太函集》卷46〈王母高氏墓志銘〉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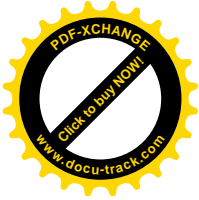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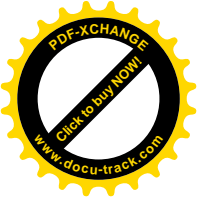
## | 參考資料

- | 朱子价，維揚人，楷法亦精，再傳之後，疎慢肥弱，種種因之。（《六藝之



一錄》，卷 299)

- | 喬景叔世甯，己酉歲以楚籓參入賀萬壽，余時見之，短而髯，溫然長者也。所有行卷，僅百餘篇耳，頗膾炙人口。又十餘年，景叔卒。近有以其《丘隅集》來者，雲景叔所自選。余猶記其行卷內一七言律〈寄王太史元思謫戍玉壘〉者云：「學士兩朝供奉年，《上林》詞賦萬人傳。一從玉壘長爲客，幾放金雞未擬還。聞道買田臨灌口，能忘歸馬向秦川。五陵他日多豪俊，空望在南尺五天。」詞頗佳，而集不之選，何也？集詩小弱不稱，豈梓行者有長吉友人之恨耶？聞康得涵卒後，佳文章俱爲張孟獨摘取，今其集殊不滿人意。以此，予於于鱗，不爲刪削耳。（《藝苑卮言》卷 7）
- | 嘉隆間，馮汝言輯詩紀甚精詳，時李伯華號畜書人，有談者馮笑曰，是嘗假吾書八部今未歸也。陳晦伯亦嘉隆間人，所爲正楊殊博覈可觀。（《少室山房筆叢正集》，卷 4）
- | 朱子价如高坐道人，埜衣躡屐，忽發胡語。陳鳴埜如子玉兵過三百乘則敗。（弇州四部稿，卷 148）
- | 國初宋文憲博極羣書，子集之流似非經意，近時馮汝言、李伯華諸氏亦名藏書數萬，其目考見無從計，卷帙或多，足下若分門別類，部伍井然，當無復踰此者，足下久客三吳，近日藏書更何氏稱最信，還具示不宜。（《少室山房集》，卷 116）
- | 古峰和尚姓周氏，爲盤谷寺僧，甘心守淨，修廢寺三十餘所，悟三空之性理，爲一代之名僧，臨終有偈省志（《明一統志》，卷 28）
- | 宗憲多權術，喜功名。因文華結嚴嵩父子，歲遣金帛子女珍奇淫巧無數。文華死，宗憲結嵩益厚，威權震東南。性善賓客，招致東南士大夫預謀議，名用是起。至技術雜流，參養皆有恩，能得其力。然創編提均徭之法，加賦額外，民爲困敝，而所侵官幣、斂富人財物亦不貲。（《明史》，卷 205，〈胡宗憲傳〉）
- | **【武臣好文】**本朝武弁能文者，如郭定襄、湯允績之屬，皆以詩名。然不過聊以自娛耳，非敢藝朮建旄鉞也。自嘉靖間東南倭難孔熾，倖臣胡宗憲、趙文華輩，開府江浙，時世宗方喜祥瑞，爭以表疏稱賀博寵，收取詞客充翹館。胡得浙人徐渭、沈明臣、趙得松，江人朱察卿，



俱荷異禮，獲厚貲。浸淫及於介胄，皆倚客以為重，漸如唐季藩鎮。至隆、萬間戚少保繼光為薊帥，時汪太函、王弇州，並稱其文采，遂儼然以風雅自命。幕客郭造卿輩，尊之為元敬詞宗先生，幾與縉紳分道揚鑣。而世所呼為山人，充塞塞垣，所入-435-不足以供此輩溪壑，久亦厭之而不能止矣。近年蕭都督如薰，以偏裨立功，峻拜寧夏制帥，頻更大鎮，亦以翰墨自命。山人輩作隊趨之，隨軍轉徙，無不稱季馨詞宗先生。蟻附蠅集，去而復來。時諸邊事力已絀，非戚帥時比。蕭之內人，前為楊司空女，繼為南太史妹，俱盛有嫁貲，至脫簪珥佐之而猶不給。武臣好文，自禍至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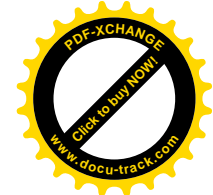
○自隆慶來，款市事成，西北弛備，輦下皆以諸邊為外府。山人之外，一切醫卜星相，奉薦函出者，各滿所望而歸。幼年曾見故相家僮業按摩者，游宣府亦得二百金，已為怪事。今年至都，在黃貞甫禮部座中，見二三小唱，窄袖急裝若遠游者，來叩首，云謝別，問之，則乞得內召候考選名公書，往塞上也。余笑謂貞甫曰，他日必有坊曲女伴，祈公等書牘，作隴頭兒者，將奈何？貞甫曰：「不然。諸邊營妓如雲，大勝京師，我<sup>早</sup>愁諸弁以此相





薦，報我輩龍陽子都耳。」因相與拊掌不已，邊事如此，欲武人不培克得乎。(《萬曆野獲編》，卷 17，〈武臣好文〉，頁 434)

- I 武藝十八般，而白打居一焉。今人小廝撲無對者，如小虎梁興甫亦足以雄里閭矣。但用之戰場，未必皆利。河南少林寺拳法天下所無，其僧游方者皆敵數十人。流賊亂時，有建議以厚賞募之，得精壯五百餘。賊聞初亦甚憚之，與戰佯北，伺其夜襲擊，盡殲焉，則亦用之不得其宜也。故練兵不若選將也。(《五雜俎》卷 5)
- I 樗仙者，東海散人也。少負奇氣，有囊括萬象，流觀宇宙之意，嘗為學官弟子，舉于有司，弗成，輒棄去，曰是不足學，益浪跡五湖三江之間，神悟所到，山川草木禽魚，飛躍陰陽，雨露所變現，古今豪傑之跡，得其精意，一發諸畫圖，所至，薦紳爭館于家，捐重貲購請尺縑片楮，如獲重器，然由是聲名焯然滿公卿間，顧其言曰：「樗，無用物也，寓言之士有稱焉。畫者，虛無景象也，長康道子名于今，亦不卑，要亦無用之用，不物之物，天行而神會游藝，而道存庶幾古真人之流哉，因自號樗仙云。(吳鼎，〈樗仙〉收入《明文海》，卷 418)
- I 《十岳山人詩集》，四卷，明王寅撰。寅字仲房，一字亮卿，歙縣人，嘗北走大梁問詩於李夢陽，中年習禪，事古峰和尚，古峰曰吾徧遊海內五岳，今將徧歷海外五岳，而後出世，寅聞其語而悅之，因自號十岳山人。是集寅所自編，其詩音節宏亮，皆步趨北地之派，而鑄語未堅，時多累句。(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，卷 177)
- I 《西湖八社詩帖》，明嘉靖壬戌閩人祝時泰游於杭州，與其友結詩社西湖上，凡會吟者八，曰紫陽社，曰湖心社，曰玉岑社，曰飛來社，曰月巖社，曰南屏社，曰紫雲社，曰洞霄社，時泰與光州知州仁和高應冕、承天知府錢塘方九敘、江西副使錢塘童漢臣、諸生徽州王寅、仁和劉子伯、布衣仁和沈仕等分主之，以所作唱和詩集為此編，分春社、秋社二目。明之季年，講學者聚徒，朋黨分而門戶立，吟詩者結社，聲氣盛而文章衰，當其中葉，兆已先見矣。無卷數。(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，卷 192)



- 1 王寅，寅字仲房，一字亮卿，歙縣人，有十岳山人集，汪禹又云：亮卿詞意超逸。詩話：仲房少走大梁，問詩於獻吉，不遇，遂從少林僧習兵杖，海上用兵，依胡尚書督府，尚書不能用，竟以敗，晚緝鄉人之詩，曰《新都秀運集》，其持論頗偏，與岳東伯今雨瑤華相類。（《明詩綜》，卷 54）
  
- 1 王寅，字仲房，歙人，少年倣儻，爲諸生，棄去不顧，聞少林僧扁□習兵仗甚精，之少林，受其術，歸而盡破其產，辭家遠遊海上，用兵客胡宗憲幕，多所匡正，不能盡用，竟以敗，寅西入陝，鄰省賊起，寅馳告有司屬郡從事縣簿部民兵往賊且近按兵不行，寅入軍中讓之，兵乃乘連嶺，賊果引去，淞兵追及之，殲焉，晚自號十岳山人。（《大清一統志》，四庫全書本，卷 79）
  
- 1 王寅，舊浙江通志山陰人，徙居錢塘，通韜畧，膂力絕人，中天啓丁卯武舉，以父大經征播功襲紹所千戶。崇禎初，遷浙撫守備檢軍，伍多脆弱不任決拾，大詫曰昔南塘戚公練浙兵精銳，莫敢當天下，稱爲鴛鴦隊，於是倣其法，訓練一年而精悍猛鷲，比節制兵遷龍江都司，未任，調守泗州陵寢，盜屯集磨盤麓，寅云彼衆我寡及其未集急擊弗失，於是捲甲趨盱，貽殺賊先鋒七大王，自午戰至申，賊益四集，矢盡力竭，衝陣死，贈鎮國將軍賜祭，廕一子。（《浙江通志》，四庫全書本，卷 163）